



《热血：东北抗联》歌颂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李发锁长篇纪实文学《热血：东北抗联》，是迄今为止我们读到的关于东北抗联史、东北抗联战史的最全面和翔实的文学著作之一。它长达63万字，是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一部力作，读后令人热血沸腾，百感交集。

《弗罗斯特文集》诗就是那种使我们永不疲惫的东西



看到或听到弗罗斯特 (Robert Lee Frost, 1874—1963) 这个名字，许多中国读者都会想到那个把日常语言写进诗篇的美国诗人，他被人称为“新英格兰的田园诗人”。本书收录弗罗斯特的散文作品91篇。读这部文集，可有助于我们了解弗罗斯特的诗歌理念和艺术追求、政治倾向，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诗人，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欣赏他的诗歌。

《糊涂百年——郑板桥传》在文学与历史之间书写“人民”



该书为我们展现了一部18世纪中国底层文人与士大夫的精神与思想发展史，也是一部郑板桥诗、书、画的赏析史，更是切入板桥内心世界思想史。由于作者郑培元既为文学家、诗人，又是一位有艺术功力的书画家，因此他在撰写板桥传记的时候，处处显示出一种与传主同心同境的境界，作者深入到每一首诗歌、书法、绘画作品中，解读每一件作品蕴含的意蕴与精神，以此为材料构建出板桥的一座精神大厦。

《月白如纸》展现行走中的动人风景



作家张鸿主动走出都市生活的舒适区，行走于祖国的边陲小镇与名胜古迹，领略外在与内在的双重风景，孕育出一篇篇精美厚重的散文。她的散文集《月白如纸》，就是一本关于智性之旅的书。本书后记的标题“那些故事是超人间的”，堪称对这本散文集精神追求的高度总结。张鸿用一种看似朴实无华的漫谈笔调，完成对生活现场的深入探索，把自我解放出来，继而完成精神上的成长。这是她的作品难能可贵的一面，也决定了本书的精神质地。

永远的乡愁 ——读李九伟散文集《我们的小时候》

柯舒凌



读者对故乡田园牧歌式的深情吟咏之外，作为一个精神成熟的读者，我们应当读到作家冷静的笔调里潜伏的炽痛，以及她对苦难的古老命运自觉的省察与深切的悲悯。出于女作家天然的敏锐和细腻，李九伟的目光格外地关注到了那些苦难却缄默的乡村女性：团大娘“年轻时生过一个女孩，孩子一落地，就被他重男轻女的老头摔死了”，家贫的干草“头发每天鸡窝一样蓬着，面黄肌瘦的脸上，一双大眼睛呆痴痴地盯着人看”，作者看似平静地讲述她们因袭的重担，不动声色地揭开她们生命历程中被压出的深深辙痕，使得波澜不惊的叙述里产生了一种平地惊雷般的强大张力，以及强行镇静后的剧烈创痛。对苦难中的人们执着而持续的书写，又何尝不是一个关注个体命运的敏锐的作家生命里宿命般的温感呢？

揆诸当下，在不可避免的时代变迁里，乡土的远去正在制造代际之间经验的断裂。因此，我们格外地惊喜于李九伟执着的书写与单纯的坚持。这些文字等待被阅读，等待被一次次重读，等待着去接续抑或开启无数人业已陌生遥远的生命经验。那是我们所有人在坚硬的现代世界里对未及之地深切的乡愁，是生命深处永远的温感。

李九伟，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表诗歌、散文诗，已在《文学港》《六盘山》《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博览群书》《德育报》《浙江日报》《福建日报》《钱江晚报》《河北法治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近百万字，著有散文集《慢半拍的人》，诗集《爱的低语》。现在宁波大学工作。

甬上新书

读宁波作家李九伟的散文集《我们的小时候》，你会穿过流淌的文字，触摸到文学地理的版图上独属于作家的据点和坐标，那个地处华北平原西南边缘、名为确山县的小城，从作家原初的生命记忆里伸出温暖的大手，守护着润泽的诗心，也抵御现实世界的坚硬与寒凉。烧毛豆、燎麦穗、撒子汤、豆瓣酱，吃穿用度乃至各色人等，这些在李九伟笔尖活泼泼跳跃着的，尽成了思乡的温感，它们在记忆深处热气腾腾地翻动，许是要哄骗作家一生。天真与纯粹是这本散文集最真实的底色。透过那些不避世俗的语汇，不事雕琢的诉说，读者可以倾听到满纸的柔软与简净，以及纸张背后的温情和怅惘，还会和田间那个顽皮却羞涩的小女孩会面，触摸到她小小的悲喜或是失落。稗子草籽“像一群小鸭子在慢慢走”，春天火燎的麦穗烤出温暖饱满的麦香，小姑娘被一件“灯芯绒绣花外套”撑起了小小的骄傲，这些是多彩的风土画，是温婉的童谣，也是最质朴真实不加修饰的生活本身。读着这样的文字，我更能理解，一个经历世事几多的人，如何拥有一颗柔软的心灵；要怎样天真地生活和诚实地书写，才能让不曾抵达的远处变成万千读者魂牵梦绕的精神原乡。

兴许正是因为保持了这份不经蒙尘的天真，才让李九伟的文字里流淌出了深远的诗意。真正的诗意是一种直觉的注视，是对常态的暂时阻绝和偶发中断，如同一场自然发生的小憩，为生命的万千可能提供留白，让我们的生活情感永远活泼奔涌，不断苏生。作家以诗歌的形式，将感知

乡土情结

至情至性 至诚至美的心灵倾诉 ——读胡静力的诗集《印迹》

郭园



翻开诗人胡静力的诗集《印迹》，一股恬淡悠远、清新自然、纯真朴素的生活气息飘逸而来，他的诗歌从自身经历中萌发抽芽，汲取着现实生活的养分，以时间流逝和空间腾挪为土壤，慢慢汇聚成一棵果实累累的树，滴落成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梦。那是他个人现实主义的心灵秘史，是他对童年时光、乡土风情的回首与凝望，对旅途之中所见人、事、物、景的情感抒发，对生活中那时那地、那人那事的细语呢喃。

对乡土风物的观照

诗人在诗歌中回望他的童年家乡，那个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郭奉平原，他在时光隧道里，在脑海印象中回溯和触摸着自己内心深处深处的乡愁和乡情。那个村落的桃红柳绿、花草树木、鸟兽鱼虫都成了作者的描写对象，四季变化、阴晴雨雪、情绪起伏都成了他笔下会说话的精灵。那一件件发生在当时当地的小事，那些节日里的风俗习惯，那明媚的阳光、温柔的月光像一片片拼图，被作者拾起，捧在掌心，汇聚成了作者对故乡状态的完整认知。胡静力对故乡的印象藏在菜市场里、集市中、月光下，还有屋顶上的暑假里……

他在《我的村庄》一诗中勾勒出一幅融汇四季景致的乡村胜景图，充分利用听觉、视觉、触觉和嗅觉等感官全方位记录村庄的四季变化，缤纷色彩与和谐静

美的氛围。他说：“在春日的稻田里/有螃蟹的小窝/深黑的，蜿蜒的/似乎到处走动着的触眼……早起瓦楞上的一层霜降/诉说着冬的花絮。”作者在对村庄的四季进行描绘时，巧妙地抓住季节特点，写得诙谐有趣、朴实自然，那春夏秋冬的年月里不仅有动物、植物的蓬勃萌发，也有祖辈们辛勤耕耘的汗水。诗人说“这种灵动的色彩霎时间灿烂了我的眼眸”。灿烂了作者眼眸的是时光带给他的惊艳，更是那些乡村风物在变与不变的平衡中沉淀下来的厚重感、泥质感。

无论是乡间的泥路、芦苇花、青皮甘蔗、樟木箱子，亦或是冬天的晨光、滂沱的季节、邻居家的太阳花，诗人都一一记录，那是童年的欢乐、少年的欢笑。作者着力于对家乡风物进行细致描摹，那些事物、景物和食物中蕴藏着他的浓浓乡情。他之所以对那些乡土风物恋恋不舍，源于对童年、对家乡那片土地、对亲人朋友的挚爱深情，对精神原乡的纵情依偎。

对人生旅途的感怀

诗人将收录第二辑的诗歌命名为“行走路上”，以一个“行”字统驭这些诗歌，而从这些诗歌的内容来看，他确实是在不断行走着，奔赴着诗与远方的热爱。诗人走出门去，感受着公交车坐反方向后的精彩画卷；在老街区市东张西望，南来北往；在大西北的诱惑下接受别样的生活故事和风景；他也游历到省外，在京城胡同转悠，在酉塘的夜里有所感怀。“那人那景都是新鲜未知的/我发觉我爱上了旅行/逐渐驱出我内心乡土原味的思绪”（《驶入省外》）。作者用诗行记录下他的生活足迹，表达着对世界山水风景的热爱，驶入省外是一次探索未知的旅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作者说人和景色都是新鲜的，他爱上了旅行。他所爱上的是一片新鲜土地的兴奋感，在更广袤无垠的天地中行走，在世界之广大和自我的渺小中寻找灵魂的栖息地，升华思想的深邃和厚重。

诗人在不断地行走，《前往西安》《浪行行走》《行走庄浪》《走

牦牛羚羊雪莲之美丽生命气息。

于是亿万千万年后就美丽汹涌成沱沱河“红色的河”“平静的河”，大概那命名沱沱河的牧人或漂泊者，他曾到过金沙江，“金沙水拍云崖暖”啊。金沙江，只要听名字就是神奇美丽。

长江像交响乐，奔腾着美丽的浪花，流淌着格拉丹东源头美丽的初心，滋润着两岸的美丽……岷江的清流，三峡的瑰丽，荆江鸡帆，扬子江的万千气象，崇明岛的入海预言、江海相约，一切都是长江交响中奏出的美丽。徐刚的美丽。

5万年的汉阳人，50万年的长阳人，201—204万年的巫山人，长江黄河，龙的传人。

巫山云雨已有两百万年之久。那还会有传说的人神夏禹。在三峡劈天门，导九江而至茫茫九派。作者就以航拍的视角，既九派江河、九派大地、九派群山，又九派神话、九派云雨、九派仙境。

作者说：秦一统天下后，登记各地名山大川之鬼神。“当时，全国46郡，经朝廷议定通过的只有18座，蜀郡独占2座。即读山，蜀之汶山；江水，祠蜀。这便是李冰所立三祀之二，一祭山神，二祭江神；另一祀为皇帝祠。”李冰相信吗？他相信，又相信科学，他以此来让自古雄关胜风盛行的巴蜀人家，有筑都江堰的威权的神的理由，有对长江如龙的敬畏之情，得以万分感激长江，长江的一切。

徐刚先生，让我们在阅读中沉浸式穿越，波涛百万年史前、远古、春秋、当下，奔流前方，激情浪花。

作者诗一样地串起长江美丽的浪花，那自然之花，记忆之花。

远古与当今叠影，万里共咫尺相融，梦境借现实互诉，江山同湖海携手，记忆与勘踏齐赴，儿时与青春与中年与耄耋共度长江，不同时代的长江，不同风月的长江，不同奔涌的长江，源头与江海的长江。

南京长江大桥，扬州瘦西湖平山堂，江阴千帆竞渡，崇明岛鸥鸟翔集，河渠纵横，黄浦江外白渡桥苏州河汇流东汇吴淞江，南浦大桥……作者的笔，触动我历历在目的旧游记忆。

长江，更为立体，更有自然魅力，更鲜活，特别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奋力生态修复，2018年初夏，我在长江嘉陵江那里看到了两只黑天鹅游弋。让我感受了“影入平羌江水流”“清溪”之可喜可掬可亲，那是“同饮长江水”“或恐是同乡”的满满期待。

长江，更为诗意，陈铮老师的《话说长江》、徐刚的《长江传》，都在诉说着长江天际流，如同黄河天上来一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万里长江万里诗，这是《长江传》叙述最诗意柔情的文字。没法不让人身临其境，眼前景，诗意境，心梦景。

一江水东流，满江诗语花。这是诗的长江。

有人说，单单读《长江传》里引用的诗文，你就能写诗作文。

而为母亲河作传，再是阅读情感横溢的是作者似对母亲诉说的儿女呢喃，在雪山巅，第一滴长江乳汁，古长江形成后，用小字表达了对长江的感恩：

“对于中华大地而言，今日长江之形成是实在难以忘怀的，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应该刻骨铭心的。”这就如在伟大的长江母亲面前，焚香顶礼。

也许，作者想不出更好的叙述语言，只能以与母亲呢喃撒娇的语言，倾吐对长江母亲的爱，对长江母亲哺育的感恩，对长江母亲河流域四季之美的如《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深情，那“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船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的风吟。

杜甫《佳人》诗，表达了对长江的爱：“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徐刚就以这样的亲爱的语言，来表达对长江的情感。杜甫又有《阆水歌》，其首联：“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作者写道：“阆中妇孺皆说杜甫，且至少那背出这首七律中的一句：石黛碧玉相因依！还会加上一个小注：‘这就是我们阆中！’”作者是在借阆中妇孺自豪亲切的吟诵自夸，表达对母亲河的爱与相亲，特别是诗人际会，诗歌唱吟，雅俗共情，江人诗合一，齐颂长江母亲河。

作者每章文思文字如长江之水执着地向东流去，就那样深情。在《漂来的重庆》题记：一堆火，两堆火，三堆火……重庆是嘉陵江漂来的。啊！长江，我们的荣耀是你赐予的……

读了这，你还有什么话说？长江，就是长江子民的三春晖，子孙的荣耀。当我在潮塘江边捧着《长江传》读到广元时，正有一位广元来慈溪打工已二十几年的小伙在钓鱼，他说，“我们广元江河的鱼更好吃。”是家乡水的亲情。作者也是这份特有的情思，不必为情造文，只是因情而文，怎样的叙述、怎样的描写、怎样的抒情、怎样议论，在作者看来都是水到渠成，笔落情溢。人说，至情言语即无声，又可说至情言语皆成诗。这就是《长江传》的语言魅力。



传记品鉴

唯见长江天际流 ——敬读徐刚《长江传》

丁迅华

去书城，在传记类书柜上喜遇《长江传》，这是著名的环境文学作家徐刚的。

徐刚先生在《新版序言·那是谁的语言呢？》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话，言说不仅是人体生物学意义上的某些器官发出的声音，而且是“人口向天空开放的花朵”。

他在母亲河开放了怎样的花朵呢？那“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那“你从远古走来”的长江，那“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共饮长江水”的万里长江，他诉说了母亲河的怎样瑰丽神奇，他歌吟了母亲河何等的妖娆风神烂漫，他采撷了母亲河两岸怎样的自然文明盛开的花朵呢——如青莲如洞庭荷如溯回荇菜，如玛尼堆，如三星堆，如长江白鳍豚……他读懂了俺嘛尼叭咪吽(hong)翻译为“啊，莲座上的圣佛，噢！”或“好哇！莲花湖的珍宝！”那母亲河从冰川雪山之神的初吻，就带着格拉丹东喀喇崑崙诸神的祈祷祝福奔流融汇，奔流着长江精神，融汇着长江胸怀，奔腾着长江宏愿。他又是以怎样的如在母亲怀里向母亲呢喃，呢喃着独特的长江之语。

他说：“《长江传》的语言，那是谁的语言呢？无疑，那是冰川上滴落的、玛尼堆上刻画的、金沙江畔呼啸的、野牦牛叫唤的声音，‘向着天空开放的花朵’，其中有落地者，正好落到我的笔下了，便成了长江海口崇明岛人徐刚的语言。”

是的，那是万里长江源头晶莹的语言，那是万里长江河岸的浪花，那是万里长江入海口浩淼宽广的语言，那是长江两岸如星辰般湖泊，如血管样支流，汇入长江的鲜活沸腾的语言，那是长江赤子崇明赤子对母亲诗意识说的语言。

正文第一个便是：

这是一个漫长的序曲……

美丽者美丽的感受，总是不约而同。刘白羽《长江三日》第二日开头是最为经典的：“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

序曲，是歌舞剧开始前的交响乐“开场音乐”，奏出剧中代表主角的旋律，仿佛剧情的缩影。肯定是最精彩的最荡气回肠的，最让人期待的。

作者以传奇的笔法写出了长江诞生的神奇：高原上耸起的是洁白的雪山冰川，圣洁到冰冷，庄严到沉重。当冰川融水点点滴滴下时，一条大江诞生了！在这节文字前，作者忍不住直接与读者对话了：“亲爱的读者”。序曲既已奏响，小号，双簧管，长笛。长江的瑰丽不断展示。寻源的美丽，那是一场一滴长江水的寻觅，那滴圣水，聚着雪山之光，冰川之晶，太阳之七彩，散发着